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编

理想的魅力

LIXIANGDEMEILI LIXIANGDEMEILI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

理想的魅力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胜莲

封面设计：应梦凤

理想的魅力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字数：110,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册

统一书号：3102·630 定价：0.87元

序 言

今年春天，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全省先进人物汇报团赴各地巡回报告。在前后四十天里，全省十万多干部群众直接听取了汇报团成员的报告，间接的听众难以计数。汇报团辗转数千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工厂、机关、学校、村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近几年来我省组织的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活动，它对于深入进行“四有”教育，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汇报团的同志，是我省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理想，有纪律，富于献身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把个人的人生追求与党和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身上折射着时代的光辉。象徐静斐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炽热感情和强烈的事业心，姜满堂自觉端正党风的表率作用；徐千里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杨增辉、朱兴福甘当铺路石的献身精神，陆宝琴、宋振国、唐海燕锲而不舍、在逆境中奋发进取的坚强意志，张秀英高尚的道德情操，都是我们时代风貌的突出反映。他们的报告，朴实生动，真切感人，很少空泛的说教和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离开实际去追求“闪光”的豪言壮语和格言警句，他们只是如实地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自己

对理想与事业的追求。他们虽然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无不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感染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真正优势。汇报团的先进人物，就是这种优势的体现者，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是我们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各个阶层、各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都可以从他们的思想和事迹中汲取到营养，受到感奋和鼓舞。学习这些先进人物，对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对推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端正党风和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具有深远的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到：“《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为了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宣传先进人物，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他们的精神，昭示他们的业绩，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理想的魅力》报告文学集。该书从不同侧面描写了汇报团同志感人的奋斗经历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我相信，广大读者读了这本集子以后，会从中受到启迪，引起思考，有所收获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从先进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奋发工作和学习，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放热发光，这也就是对先进人物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的最好报答。

一九八六月八日

目 录

1	还是当年那颗心……………徐子芳
39	信念之歌……………哈尔宜 李维玲
49	任尔东西南北风……………郎 涛
64	公共汽车进行曲……………秋 峰
81	两头点燃的蜡烛……………左朝胜
99	病榻难泯赤子心……………凌世学
116	“我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刘 涌
127	心泉的小溪……………萧 山 黄学智
141	奋飞吧，海燕……………李恒瑞

还是当年那颗心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对徐静斐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徐静斐那时五十四岁，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只差一岁就到退休年龄了。因此，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已是人生旅途上的中转站，再往前行驶，生命不知要在哪一道交叉口发生“突变”，结束一生或是历尽坎坷、或是志得意满的旅途。然而，徐静斐此刻却站在那面经历血与火的洗礼、飘扬半个多世纪依然猎猎飞动的旗帜下，她心头鼓满豪情壮意和获得新生命的甜蜜。她凝视着这旗帜，平稳而沉缓地举起铁一般沉的拳头，发出了庄严的宣誓。这声音并不高，却格外深沉有力——这是她积聚了三十六年之久的“内力”在此刻迸发出来的，沉雷不及其威，核爆难比其猛，也许这是天地间最浑厚纯净、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声音——顿时，徐静斐那颗饱经忧患和充满热望相向而行的心怦怦发动起来，生命的节奏变得更加明快了。是的，人间又一颗伟大的灵魂出世了！生活呵，在她眼前展开了花团锦簇、色彩缤纷的图景——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她的憧憬、追求、向往的丝织成的锦缎吗？为着这一天，徐静斐苦斗苦恋了三十六年，神奇的“基因”终于在这一天出现“生化突变”的奇观——姗姗来迟的灵魂呵，你好！变了，徐静斐变了，变得年轻了，年轻了三十六岁！变成当年开始走向革命

的丽丽了。她矫捷地抖落三十六年中铁马冰河的风霜倦意，朝气蓬勃地向着未来飞升，飞升……看见了吗？脚下的那片土地，是她那颗幼小生命不安地躁动的摇篮，透过那烟笼雾罩的秦淮旧梦，她仿佛看见了一位阔家小姐胸膛里那颗渴望自由希冀着明天的少女之心……

决 裂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句伟大的名言有时就是一部历史的浓缩。徐静斐每每忆及孩提时代，便悄然生发几许思恋、几许惆怅，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徐静斐小名丽丽，出生在六朝形胜的古都南京。父亲就是驰名中外的国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俗话说，女象父，一生富；儿象娘，愁断肠。它多少涂着一层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然而，遗传工程序列并不是按照人们主观因素进行生命组合的。不管丽丽的母亲蒋碧微如何做梦，也希望女儿生命基因能按她的意愿进行“良性”组合，结果相反，丽丽的一颦一笑都似乎是徐悲鸿的DNA分子对目的基因的复制和表达——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只要稍加注意徐静斐——特别是那双眼睛——人们常说的心灵的窗口和她那颗跳动不已的心，谁也不会怀疑：那是属于徐悲鸿生命的延伸。

蒋碧微出身书香门第，曾跟随徐悲鸿先生踏访欧、亚的土地，受过巴黎、莫斯科、东京等地世界文化的熏陶，她懂得生命是不能塑造的。但灵魂呢，古人不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那自然是可以了。人类历史上的道教、佛教、

儒教、天主教……五花八门的学说，其目的无不是要改造人的灵魂才行销于世的。蒋碧微很自信她的灵魂改造功夫，她要把做上流社会“交际花”的真传授给丽丽，不愁她不肯出于蓝胜于蓝。因为彼此生活目的不同，蒋碧微与徐悲鸿先生分道扬镳了。作为“财产”的丽丽，当然也得归她，这样每月还可继续向徐悲鸿先生索取一份高额抚养费，以补她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不足。

只要说起自己的父亲，徐静斐总是难以抑制长久埋在心中的深情。由于父母离异，她从小跟着母亲生活，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并不多。那是一年的寒假，丽丽遵母命去父亲的住地重庆磐溪索“债”。在父亲处，丽丽亲眼看到，一个如此知名的画家生活是怎样的清苦：住的是破祠堂里的简易木板楼，吃的每天照例从集体食堂打来的普通饭菜。这情景似乎使少女的她明白了许许多多。她忧郁地望着父亲，噙着泪花说：“爸爸，妈妈的早餐是美国的咖啡、牛奶，还有煎荷包蛋，吃的比你好多了。”而那时，徐悲鸿先生刚刚生过一场大病，急需营养恢复健康。

鲜明的对比，引起了丽丽的反思，使她进一步认识了生活。有一件事对她教育很深。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以郭沫若为首的三百多名文化人士共同签名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丽丽记得，父亲是最早参加签名者之一，签名时神情是神圣的。那天父亲置酒与郭老作长谈，非常高兴。可是回到母亲那里，则看到那个张道藩大骂一个叫华林的人（是张领导的“中国文艺社”秘书），因为华林也在《进言》上签了名。丽丽象是突然明白了：父亲和张道藩走的不是一条路！从此，她不仅恨张道藩，也对

母亲的行为表示不满。

那是一天下午，丽丽放学回来，发现自己的卧室放了一张席梦思床。保姆过来告诉她：“是张部长派人买来送给你的。”

又是那可憎恨的家伙！丽丽已下决心不理他了。每次他来，不是送她高级糖果、最新时装，就是带她与母亲一起出入影剧院、音乐厅，还用车子送她上学，给她讲故事。她想起《进言》发表后，不断有人去威胁父亲，还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如不登报声明“受共产党欺骗”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人还用信封寄来两粒子弹相威胁。然而，每次，父亲总是铿然作答：“我不管谁的意思，我是按照我的意思做事的，永远也不会撤回我的声明！”而背后捣鬼的就是张道藩。面对这象征权势和富贵的席梦思，丽丽把脸色一沉，喊道：“抬出去！我不稀罕它。”席梦思被抬出去了。一刹那间，张道藩和蒋碧微多少“思梦”全失去了它的光色。

恰巧这晚张道藩来了。他一脸喜气，前脚刚踏进那豪华典雅的客厅，就欢声叫道：“丽丽，丽丽，我买给你的席梦思，你喜欢吧？”

保姆怕“露馅”，叫部长大人面子上不好看，赶来打圆场：“一时忙糊涂了，我还没来得及抬进去。”

张道藩表功心切，吆喝从人去帮助抬床。丽丽本不愿出来看到张道藩的那张脸盘子，想不到他竟欺到她头上来，便一步跨在卧室门口，立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喊道：“不要！就是不要！谁敢抬进来？”

张道藩仿佛这才被喊声惊破那席梦思香枕上的美梦。张道藩被气走了，蒋碧微认为丽丽闯了大祸，与她大吵大闹，

说到伤心处，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不尽哀伤委屈。丽丽也一夜未眠，心里想得更多。

过了两天，张道藩不甘寂寞又来了。他大度而又不失分寸地问蒋碧微：“丽丽回心转意了没有？”蒋碧微秋波流动，一甩那头瀑布似的乌发，轻轻长叹一声。这一叹撼动了部长的春心，前天那肚子怒气也就消得无影无踪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愁人的秋风秋雨，给铁蹄下的南京抹上一层浓重的萧条冷落、末路穷途的景象。这天，在金陵女子大学一年级学生会的墙报栏里，贴出了一张使全校哗然的墙报稿：《一个最可恨的人》。丽丽用犀利的文字揭去了披着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宣传部长袈裟的张道藩伪君子的画皮。

蒋碧微闻讯，如倒了祖庙一般难过。她立即打电话到学校找回丽丽，劈头盖脸地大骂着女儿，平时那双流转顾盼的眸子喷吐着熊熊火焰，恨不得把女儿立时化为灰烬才能平息心头之恨。

张道藩来了。出乎意料，他没有象失去理智的蒋碧微那样大吵大闹、歇斯底里，他不愧是有多年反共宣传的“修养”，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自己的愤怒情绪，乘机宣传说：“我知道，丽丽是受了共匪的宣传利用，但只要觉悟还不晚，只要说出指使者的名字，再写一份悔过书，我不仅原谅她，而且象过去一样友好。”

丽丽的回答把张道藩的用心击得粉碎：“没有谁指使。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要抓要杀，随你的便。”

张道藩虽老羞成怒，却碍着蒋碧微的情面不便发作。蒋碧微倒是很能理解“知音”的苦衷，就对丽丽威胁道：“既

然这样，这个家你不必蹲了，你走吧！”

“这个破家，我早就蹲够了。”由于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丽丽的心早飞到“那边”去了。她去找好同学曹琬（金陵女大地下党支部委员）诉说自己的苦闷，袒露出一颗追求光明的急迫心情。

曹琬象个大姐似的安慰着这位小妹妹，叫她不要性急，条件成熟了再去。曹琬担心这是徐静斐的一时冲动，不如留在南京作用大些。她心里明白，“那边”固然好，但毕竟是艰苦的，没有南京舒服，何况徐静斐是生长在那样一个优裕的家庭呢。

然而，蒋碧微并不是象她说的那样，她是紧紧盯着女儿的，把她关在家里，不准随便出去。为了表示反抗，丽丽一次吞下了一瓶药，差点儿死去，但母亲并不动心，更加不放她走了。蒋碧微似乎预感到丽丽终要离开这个家背叛她的。张道藩并不甘认自己的失败，他就不相信一个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宣传不了的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那他的“宣传”国人还会买帐吗？他要下决心在徐静斐身上产生“忠于党国，消灭共匪”的宣传效应。他离开南京到上海，还不断在给蒋碧微的信中追问：“丽丽的态度有转变了吗？还是要动员她交出‘金女大’共匪地下党员名单。悔过书也要劝她写，这样无论对她和对你这个做母亲的都有好处。”实际是他自己呢，他感到自己丢面子了。

张道藩的话，蒋碧微不认为全是威胁，其中也有几分道理。她不能让女儿再成“共产党的人”；为此她与徐悲鸿分手了，假如现在连女儿也拉不住，她还能在国民党的上层圈子里混吗？没有张道藩，她哪能当国大代表？哪能与蒋委员

长“认宗”？哪能一个普通的教书匠父亲死了，竟有数百名政府要人与会追悼，并得到政府主席和行政院明令褒扬？她现在算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了。思之再三，为防止万一，决定亲自把女儿送到上海，交给可靠的人看管，并亲自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以彻底脱离共产党分子的宣传诱惑。

樊笼关不住一颗坚强跳动的心。徐静斐身在上海，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金女大”她的同学，向往着有一天与他们一起唱着歌儿奔赴“那边”。居然她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与看管她的小表姐交上了朋友，得到了小表姐的同情和支持，终于把她“囚禁”的消息告知南京“金女大”的曹琬。不久，地下党组织就派地下党员李振坤专程来沪把徐静斐救出虎口，回到了南京。

长江北岸，集结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京这座总府已成危巢，指日可破。我党组织决定要从南京输送一批有政治觉悟和熟悉南京情况的人去长江北岸解放军部队工作，迎接南京的解放。根据徐静斐的长期表现和要求，组织上终于批准她去“那边”了。小鸟就要飞出树巢了，甭提徐静斐有多高兴！晚上做起穿上黄军装的美梦，肩头扛着枪，一片冲呀杀的，多带劲！部队在炮火中进了南京城，南京一片火海，遍地是尸体，突然，她发现了血肉模糊的蒋碧微，她惊叫着扑了过去……梦醒了，眼眶潮乎乎的。夜里，北上的人员要化装出发了，她脱下那件蓝士林布旗袍和呢大衣，穿上了曹琬为她准备好的衣服，头上夹着两个花发夹，土气出来了，好象是进城卖菜的乡下姑娘，憨厚朴实，在那里与曹琬拥抱告别。

这是个冬夜，寒风凛冽，彤云密布，可徐静斐心里一点

也不觉得冷，只感到胸口跳得很厉害。她和王端一、洪范（二人都是地下党员）一组，踏着古城的无边夜色，悄悄地出发了。这时，徐静斐的心中忽然响起一支歌，一支古老的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

“不，南京，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很快要回来的！”徐静斐没有泪，满腔豪意在体内激荡，她多么想对夜深沉的南京大喊一声。

追 求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早操结束后，徐静斐又乐得唱起来。不是梦中的黄军装，而是一身灰布军装，象个老军人似的，扎着绑腿，穿着布鞋，走起路来倒也轻快利索。要是这一身打扮去南京城那灯光闪烁、乐曲靡靡的舞厅去跳一阵子多有意思，准把那些老爷太太吓得哭爹叫娘。母亲呢，是那样的高贵典雅，不骂女儿一声“土八路”才怪！可是，她哪里能领略到这绑腿的妙处，比起高跟鞋美多了，一派军人气质，果敢、灵动、轻捷，女军人更有一种飒爽英姿的妩媚。“宫廷步”能媲美吗？灰军帽下，徐静斐闪动一双洋溢着青春、充满了热情的乌亮眼睛。战斗生活果然紧张艰苦，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想象。但徐静斐一点也不觉得累。这里的天地比南京那座“危巢”的家要广阔得多。傅厚岗的小洋楼固然豪华、典雅、舒适，她总感到在那里烦躁、苦闷、窒息，而这通铺、土墙、油灯，却使她感到亲切、家庭般的温馨。是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开始。她的血脉里鼓荡着神奇的力量，越是艰苦越是使她处在

亢奋昂扬的激情之中。特别是学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共产党员修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手册》、土改文件等书刊后，她似乎觉得心里更明亮了。

洗脸时，脸盆里倒映着一张青春秀美的脸。徐静斐仿佛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容颜似的，看了又看。没有那朱漆照人的梳妆台，没有那使男人销魂的脂粉，面对着她的只有一盆清清的来自浩瀚巢湖里的水，代替了她的梳妆台什么的。她发现她的脸色是红润的，青春的红润，没有了过去的苍白。

“艰苦真能锻炼人。”她想，这才理解父亲常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因素往往比酒醉饭饱有更重要的价值。这时，她想起前几天交给党支部的入党申请书——是的，她一直朦朦胧胧地向往着自己也有这一天。她忽然觉得热血直往上涌，脸颊烫人，便不再犹豫地把发烫的脸颊埋进清清凉凉的洗脸水中。

“朱全同志(徐静斐当时入伍的名字)，洗完脸到我那里去一下。”听到喊声，徐静斐抬起一张水淋淋的脸，急速抹了一把，睁眼看时，说话者已经走过去了，只看到背影。“呵，是周群同志！”徐静斐心中一阵惊喜。周群是江淮五地委联络部长，党的支部书记，是她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位领导，对来自国统区的青年政治上非常关心，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同志。

徐静斐象知道有什么喜事似的，连洗脸水也没有来得及倒，就兴冲冲叩敲着周群的房门。果然谈的是她入党的事，要她做好准备，下午支部大会要讨论她入党，虚心听取同志们的帮助。徐静斐眼眶里满满一眶盈盈欲坠的泪花，是呵，她象是一个失散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在这一瞬间就要见到自己的亲人了，她不需要再去流离他乡了，她有了最有力的靠

山，有什么心思都可以向她诉说，一切困难和痛苦都将成为过去。

然而，战时局面的变化往往不知要比人们预料的要复杂多少。有时瞬间的巨变，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就在支部书记找徐静斐谈话后，忽然传来我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了。形势的发展简直使人眼花缭乱，一切服从解放战争的大局，徐静斐被编入二野金陵南下干部支队，日夜兼程奔赴南京担任繁重的接收工作。入党的事就这样放了下来，谁知这一搁就长达三十六年之久。是命运吗？当然不是，她也不信。在此后的岁月里，不要说旧事重提了，一度她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权利也没有了。这是后话。

战争的风云不久便平息下来，徐静斐的工作也频繁调动，东奔西走，先是被派去参加接管南京江宁师范，接着又应华东军管会的要求，随由靳树鸣、黎洪模（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组成的军管会，奔赴安庆接管安徽大学，不久又随校迁到芜湖。安徽大学与安徽农学院合并后，她又被调回南京市高教处搞机要工作。一九五一年结婚后，又调回到芜湖市政府担任机要秘书。在短短两、三年间，徐静斐先后在四、五个单位工作，入党的事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但从这频频的调动中却可使徐静斐感到慰藉的是：党组织对她是信任的，总是把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她。每到一处，她的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不断得到组织的表扬。在接管安庆安徽大学时，正值长江汛期，骤雨狂风，江堤象是大浪中的小舟在飘摇，危在旦夕。她带着师生在大风大雨中修堤抢险，三天三夜没有下火线合一次眼。江堤保不住了，市军委会主任下令他们撤

离险区，她这才最后一个离开江堤。接着身后便是一片白花花的东西漫卷过去……学校被淹没，白天泡在水里捞教具，晚上护校，没日没夜在水里泡了二十多天。学生最后都回家了，还是从山东调来的小米，每人发二十几斤，算是路费。留下的一座空校，由他们守卫着。她小时右腿就有点伤残，这次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又得了关节炎，走路就更困难了。但不管什么活，从不比人少干一份。学校往芜湖搬迁，她和别人一样把教具一件一件往舰艇上背、抬。说来真让人丧气，临要开舰时，突然传来命令说，舰上藏有两个国民党特务要炸这舰，要立即停舰搜查。搜吧，舰上舰下，舱里舱外，连甲板缝徐静斐也要瞅瞅不放过，万一象孙悟空那样特务变成个小虫躲在那里呢？结果特务的影子也没有。开航了，舰艇在长江上乘风破浪，身后留下一层层瑰丽的浪花，但很快就消失了。徐静斐立在那里，默默地凝望着波涛起伏的江面，心里好象还在想着刚刚发生的那令人费解的一幕……她不知前面等待她的是几级风浪？

在市政府工作期间，工作是稳定下来了，她已经结婚并生了孩子，不会再发生大的调动了。于是她第三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奇怪，它象是一片孤零零的雪花落进浩荡的大江，一点声息也没有。很快，她就被调到工商业改造办公室。不管道理多么堂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奥妙。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还是渐渐传了出来，原来她已经受到组织的怀疑。接着便有人正式要她交代海外关系，也就是与母亲蒋碧微的关系。怎样才算说清楚呢？这个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心突然象暗夜的星空一样迷乱了。夜晚，徐静斐独自在大江边徘徊，滔滔的江水象是在诉说着她那一幕幕